

书人书话

聊斋闲品

硬骨头王国维

◆ 胡竹峰

王国维的三段境界论给人抄烂了，姑且以鲁迅的诗谈学问三境界：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此第一境也。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此第二境也。
废寝忘食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此第三境也。

前几天见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毛笔字写在小笺上，蚕豆大小，一颗颗墨色如新，写得标致极了，文气极了，看得见诚恳、看得见功力、也看得见才华。福气似乎少一些。福气多了，老先生不会拮据如此，老先生更不会跳槽。王国维落墨，转折处有看得见的执拗，作文做学问执拗一点好，做人执拗了容易断了命途。

客居台湾的旧王孙毓莹，说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旧王孙溥心畲说得沉痛。毓老说溥心畲溥老爷子是个烂好人，纯净得不得了，画画写字之外什么也不会。太太死了丫头发扶正，天天欺负他，吃也吃不好，卖画都要经她手。毓老当面骂溥先生：“咱们先朝怎么能不亡？皇族中尽出了你我这样的货色！”皇族有那样的旧王孙，偏偏文人士子里有王国维这样的硬骨头。

五十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死因成谜，争议快100年了，谁也不能说服谁。生无从择选，死却宿命。20世纪的北京，他们选择了水。王国维之前有梁济（梁漱溟之父），在他之后有老舍。陈寅恪先生将王国维比喻成自沉汨罗江的屈原，认定他是殉清。静安先生到底书生，皇族里蚂蚁如云，他从容赴死。陈寅恪还说静安先生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的书看了一些，看不懂，也不喜欢，那些学问于我到底远了些，但遇到了还会看。纯净的书生一脉，值得敬重值得拜读。

坊间有闲人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以外的文章编了本《人间闲话》，友人买来送我，这一次认真读了，也读进去了。王国维的语言文白相间，今日看来，仿佛看古庙墙上的壁画，斑斑驳驳都是故事都是寓言。《人间闲话》比《人间词话》丰富——人的丰富。

挥戈大启汉山河，武帝雄才世证多。
轻骑今朝绝大漠，楼川明日下洋河。

这是静安先生的读史诗，有老杜风味。我知道王国维喜欢杜甫，《文学小言》道：“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木心说《道德经》宜深读。《离骚》宜浅读。《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策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国，浅读，则唯美。

文化上我大抵亦属遗民，当然文字涵养不及静安先生一丝毫。和王国维怀揣一纸遗书自沉昆明湖的惨烈相比，我的人生安稳得多。没有幻想，不抱希望，乐于平凡。做学问不刻意求精，写文章不指望闻达。闲来案头灯下的片楮散墨，不过是一种归属，一种怀念，一份痴想罢了。提笔清风明月，诗酒茗中怡然自若，这样的人生安妥。

母爱的胜利

◆ 高玉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成才，但到了翅膀长硬，要送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却又千般不舍万般担心，一针一线缝行装，千言万语嘱平安，唯恐山高路远，遇到激流险滩，有个无妄之灾。

汉明帝时一个叫陆续的母亲，就不幸遇到了这种情况。

公元71年，楚王刘英预谋造反，事情泄露后明帝大怒，抓了数千人，其中很多人被屈打成招含冤而死。陆续虽然遭受酷刑，全身溃烂，却宁死不肯认罪。他的母亲得知后，千里迢迢从吴郡赶来洛阳监狱给儿子送饭。陆续接到狱吏转送的饭后，顿时泪流满面，放声痛哭。狱吏问他为什么受酷刑时都没有掉泪，见到这顿饭却如此伤心？陆续说：“我母亲来了，我却见不到她，因此伤心！”狱吏问：“你怎么知道你母亲来了？”陆续说：“我母亲肉总是方方正正，切葱总是一寸长，这饭一定是我母亲做的，因此我知道母亲来了。”狱吏把这话报告给明帝，明帝竟然赦免了陆续。

陆续的母亲到洛阳后没露过一次面，没说过一句话，没请托过任何关系，却凭着一顿饭，救了儿子的命，或者说救了儿子第二次生命。

我想，这一定不是陆续能够预料到的。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社会，不要说被怀疑参与谋反，即便哪句话触怒了皇帝，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陆续早已抱定必死之心，只是悲伤于母亲来到身边，却不能见最后一面，无法与母亲诀别。

我想，这也一定不是陆续的母亲能够预料到的。这位母亲拖着老迈之身，千里迢迢为儿送饭，分明知道儿子将面临什么结果，她这是来为儿子送最后一顿饭，来为儿子送行的呀。也许她已经做好准备，送走儿子后，她也将随儿子而去，从此陪伴在儿子身边。

这是明帝被陆续的母亲感动的结果。
明帝其实是一个孝子、明君，他的母太后是阴丽华，妻子是马皇后。太后和皇后都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贤良淑德智慧的女人，是一对在历史上被誉为佳话的婆媳。有这样母亲的培养，这样妻子的陪伴，明帝很早就懂得母爱，理解母亲。他知道皇帝可以舍弃臣子，但母亲不会舍弃儿子；皇帝可以夺取臣子的生命，但夺不走母亲对儿子的爱。出于对母爱的尊敬和自己良心的安宁，明帝赦免了这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母爱的力量，母爱的胜利。

但明帝也说了，陆续赦免之后，从此不再启用为官。我想，对于明帝来说，也许这是他对对自己皇帝尊严的最后维护；但对于陆续的母亲来说，也许这倒成了对母爱的最大晚养——从此不再用担惊受怕，可以母子团聚安享晚年了。

侯发山是位高产的小小说作家，发表的作品数量超过千篇，作品数量多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侯发山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创作姿态，坚持自己淳朴多变不过巧不媚俗的写作风格，至今有180多篇入选中学生各类试卷，这些作品在读者中都产生过较好的反响，受到过业界赞誉。

作为河南老乡，我关注他的作品很久了。感到侯发山近年在创作上的迅速崛起，在于他的两个优势：一是生活底子厚，素材储存丰富。小人物的底层生活，当代农村的生存环境和人物的内心变化，在侯发山的笔下展示得鲜活而真实。侯发山在农村长大，身上流淌着中原农子弟的血脉，把文学创作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奋斗历程。这也是河南作家群的群体特征。出身农村，对农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即使到了城市，成了专业作家，感情上仍然离不开农村，创作关注点仍然是中原农民的命运。比如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乔叶的《宝水》、李佩甫的《羊的门》，都是写河南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

侯发山塑造的文学形象，最亲切、最生动的也都是农村的父老乡亲。他的《护林员老杨》中的主人公一门心思扑在山林里，兢

兢业业，以至于儿子连见他一面都极其不易，只得出个下策采取假放烟火来吸引老杨，以达到父子相见的目的。小说的结尾，儿子跟着老杨又走进了山林，寓意着后继有人人的美好愿望。《卖不出去的羊》洋溢着乡村民间的暖意，老贵的女儿梅花考上大学却没有学费，老贵为筹集学费，不得已卖掉自己家仅有的一只羊。羊被村主任买走，又送回来，让老贵继续卖，于是一只羊被乡亲们买来送回，来来往往这只羊被卖了30多次，老贵筹集了女儿的学费，乡亲邻里间的温情幸福也在欢快地传递，小说中生活的艰辛却在喜剧色彩的友善中被冲淡。与此篇异曲同工的是《唐三彩》，同样是老贵为女儿筹集学费的故事，同样是为老贵解难的康乡长，却用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康乡长看中了老贵家中的一个瓷罐，说是古董自己出钱买下来了。老贵的女儿梅花知道乡长的用意，承诺将来用双倍的价格赎回。梅花大学毕业后创业成功，用高价赎回那只不值一文的瓷罐，用自己的能力来回报社会，回报在其困境中施与爱心不求回报的家乡父母官。他在《唐三彩》一文中向读者传递的爱是双向的，爱与被爱，尤显可贵。

侯发山先生的小小说总是在不动声色

中向读者传达丝丝暖意，不懈余力地渲染着农村生活中小人物的真善美，读来令人感动不已。我觉得侯发山这个优势得天独厚，保持下去能写出大名著。21世纪中国命运的改变，主要标志是农民命运的改变。写农民的感情和灵魂，写农民命运的历史性变迁，作为文学轻骑兵的小小说大有可为。

侯发山的第二个优势是他具有出色的编故事的才能。侯发山的小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每篇小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内核。但是，他的小说绝不是单纯的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讲的各式各样的故事背后，都有一定的哲思内涵。如《心锁》这篇，刘师傅以一场开锁比赛来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两个徒弟的技术都是优秀的，优秀的技术足以打开天下各种各样最难缠的锁。但是，开锁的人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心锁才是开锁人应具备的品质。滚滚红尘中，一个人若是把握不了自己的心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这个故事其实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现今社会，人心浮躁，物欲横流，人们面临的各种诱惑太多太强，多少精英才俊只因一念之差而最终陷入毁灭的泥潭，多少高官因经不住权财的诱惑铤而走险断送了大好前程。无欲则刚四个

字，践行起来需要有多大的定力 and 心智啊。一把普普通通的锁，浓缩了一个社会；一把普普通通的锁，衡量并考验着人们欲望需求；一把普普通通的锁，映照的是人们或美或丑的灵魂。打开锁不是问题，谁能守住心灵之锁守住内心的一方净土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还有他的《回报》《黄土地的歌谣》《守山》等作品，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结尾出人意料，吸引着读者欲罢不能，可读性颇强。从创作特点和风格来看，侯发山娴熟运用了编故事的技巧：一、设置悬念；二、强化人物心理动机和独特个性；三、渲染故事进程中的气氛；四、在故事情节的高潮中揭示谜底。有时候，好看比深刻更重要。侯发山小小说引人入胜的篇章很多，所以，发表率和转载率都比较高。我一直认为，故事情节，对小小说尤为重要。

我曾去过侯发山生活的河洛地区巩义，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十分厚重。期待侯发山在小小说创作中向很多前辈作家学习，在家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掘出一口文化深井，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相信年富力强的创作力旺盛的侯发山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人与自然

乐声飞扬的夜晚

◆ 赵黎

秋夜繁星点点，明月高悬。它宛如娴静的女子，着一袭银纱，轻轻地漫步在天空。一弯纤细的月牙，宛如少女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一丝羞涩和俏皮，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它的光晕之中。

月光下的都市，变幻成一幅如梦如幻的画卷。楼房、树木、大街、巷道，都在月光的轻抚下显得格外宁静而美丽。我和朋友漫步在这月色之中，听着风的密语，向城乡的北方走去。宁静的村庄，在月光的笼罩下，屋顶和墙壁都镀上了一层银霜，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也在月光中变得缥缈而神秘。

当我们走到城乡接合部的一座凉亭时，见一个女孩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手中紧握着一把二胡。她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纤细而孤独，但她的眼神却充满了专注和深情，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存在于她手中的二胡和流淌出的音符之中。

女孩轻轻抬起二胡，将琴筒放在左腿上，琴杆微微倾斜。她的手指熟练地搭在弦上，仿佛与这把二胡早已融为一体。当第一个音符从弦上流淌而出，那声音如同山间的清泉，在寂静的月夜中奏响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月光如水，洒在女孩的身上，为她披上了一层银纱。她微微闭着双眼，神情专注而陶醉，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二胡的声音时而悠扬，时而低沉，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又优美的故事。旋律中，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岁月时光的追忆，也有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女孩的二胡声仿佛成了她内心世界的代言人，将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一一倾诉。

女孩十分投入，轻轻揉弦，缓缓滑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饱含着深情。在她的演奏下，二胡不再仅仅是一件乐器，而是成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倾诉。女孩的一曲《二泉映月》，将阿炳那饱经沧桑的人生仿佛拉在了听者的眼前：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是阿炳对命运的抗争，对生活的无奈，也是对未来的一丝期许。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他的痛苦与希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而《赛马》则载

然不同，二胡奔腾的节奏，激昂的旋律，仿佛让人看到了草原上骏马飞驰的壮观景象，那股豪迈与奔放，令人心潮澎湃。

月光下，微风拂过，吹起女孩的发丝，她的衣角也轻轻飘动。女孩用二胡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用音乐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二胡声在风中飘荡，穿越了乡村小巷，萦绕在每一个听者的心头。

二胡，这件古老而神秘的乐器，是一种中国传统拉弦乐器，始于唐朝，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的音色柔美、圆润、含蓄、浑厚，既能演奏风格细腻深沉、柔美抒情的乐曲，也能够演奏风格欢快活泼的乐曲。

路过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被这美妙的声音所吸引。人们静静地站在一旁，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氛围中。有人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花，有人则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一刻，女孩的二胡声成了连接人们心灵的纽带，让他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温暖，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不知何时，月亮悄悄地躲进了云层。但女孩的二胡声却依然在夜空中回荡，仿佛成了永恒的旋律。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世界仿佛陷入了短暂的寂静。随后，掌声雷动，人们纷纷向女孩投去敬佩和赞赏的目光。

女孩缓缓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笑容。她轻轻地放下二胡，站起身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在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孤独的演奏者，而是成了众人眼中的音乐使者。

月光重新洒下，照亮了女孩离去的背影。她手中的二胡在月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那月下二胡声，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这城乡夜晚最美的风景。

夜，更深了。只有那轮明月，依然高悬在天空，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大地。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一种宁静的美之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平静和安宁。但那悠扬的二胡声，却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让人们在睡梦中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力量。

荐书架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 胡珍珠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历史学者王汎森教授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该书以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的论述，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一场对于先秦、秦汉史料真实性的论争迎来了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等史家振臂而呼，试图推翻儒家典籍的古史叙事，认为“层累造成中国古史”，在学术界、社会上引起了地震式影响。王汎森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古史辨运动，并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对该问题展开系统研究。这部作者29岁时完成，却影响学界近40年的著作，通过详尽的史料

分析和深入的思想剖析，系统阐述了古史辨运动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原因、过程及其深远影响。他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揭示了古史辨运动背后复杂的学术思想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

王汎森特别强调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古史辨运动并非简单的反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而是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方法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他通过对古史辨运动中各位学者的思想和实践的深入分析，展示了这一运动在推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民间纪事

我的老队长

◆ 徐宜发

发车，到三门峡西站太阳都看不见了，运行时间12小时还多，方便沿途旅客出行。

我们的1118号机车该出库到郑州站挂车了，朱师傅说了句：“出库信号好了，咱们动车了。”随着一声悦耳的风笛声，我们到了车站，275次列车已上满了旅客等待开车。我下车跑步到列车前方，认真检查车钩及有关部位并确认一切正常显示挂车信号。朱师傅真是一把好手，驾驶着这台庞然大物轻轻地与列车连挂在一起，来了一个“钩响车不动”的标准动作，若是司机提职考试绝对是满分。

开车前的一切准备妥当，出站信号显示绿灯，伴随的一声汽笛我们开车向着三门峡西站方向疾驰而去。

朱师傅看我烧火挺有功夫，说了句：“今天这趟车总重才1100吨，比起你在武汉要轻松吧？”我应了一声便打开炉门，看看炉膛里的燃烧状态。炉火熊熊，燃烧良好。我们拉着275次列车逢站就停，驶过了偃师到达洛阳又停车了。副司机李师傅要与我换班烧火，我说烧这点儿煤还用换班？我一个人烧就可以了，你坐那休息吧。他说：“前面是长达96公里上坡道，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我心里想，我们拉3000多吨穿越鸡公山，即便是刮风下雪天气不良，我烧火都没让师傅操过心，这儿的坡道还能挡住路？

扭过头我说：“朱师傅，你尽管放心跑，这第一趟车就是对我的考试，若不合格回去换人。”他俩看我说话底气这么足，也就不吱声了。

车过观音堂站转入下坡，他俩看我轻松自如开玩笑地说：“考试合格！”李师傅走下副司机座位让我休息，这我才把锹把子递给了他。

过了一个多月，在郑州车站王队长登上我们的机车检查工作，手指着我就问朱师傅：“新来的小伙子怎么样？”当然，他俩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王队长转过身对我说：“你来得正巧，铁路局安排近期进行司机晋升副司机考试，段教育室考试通知很快下发，你要争取一次过关啊。”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他手下，我在前进路上一路绿灯，26岁那年我登上了火车司机的宝座。

这个时候朱师傅已离开司机驾驶座位，王队长坐上去看看闸把位置，拿了把棉纱又把瞭望窗玻璃擦了一遍，我们的出站信号开放了。王队长鸣了一声汽笛，列车启动了。这是一趟直快列车，洛阳站有一停，滎池车站不停，机车要在站补水。机务段机车队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优秀火车司机中选拔出来的能工巧匠，个个身手不凡。外出检查工作都是在机车上，添乘指导，解决问题。他们到哪儿都是手持一把检点锤，一身工作服，上司机

机驾驶座位是他们的固定位置。

王队长开着车还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我很清楚，他是看我的烧火姿势。他太专业了，从司炉的烧火姿势就能看出这火烧得怎么样。我在专业学校练过烧火基本功，动作还算规范，烧火用的是巧劲儿。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对我的烧火姿势还是较为满意的。

我们这趟车快进滎池站了。到了距站头大约100米远，他撒闸减速到列车每小时约有3公里的速度解除制动。这时机车距上水的“水鹤（巨大的水龙头）”只有几米远。机车水柜进水口对准水鹤，王队长一把闸停住车。车站上水工直伸大拇指，连说两声：“这把闸握得真好！”我见证了那精彩的一刻。

拉旅客列车有规定，到站停车为保证旅客乘降安全就不能再动了。必须一次停到位，这是一个火车司机必须做到的硬功夫。副司机日常练功“一把闸对水鹤”是一项重要内容，否则考试晋升司机很难过关。王队长一把闸对水鹤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78年元旦节过后，我离开了西线机车队，后来工作变动也离开了郑州机务段，我与王队长很少相见。

几天前我们偶然相遇。那天，家人陪伴王队长出门散步遛弯儿，正巧我骑自行车路过，看到老队长我赶忙下车。他的家人告诉我，老人家已过了98岁生日，双耳失聪生活在一个无声世界里，在家待不住总想出来走一走。我十分了解老队长，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很想与他多聊一会，可我说什么他都是用微笑回应，我们只好挥手告别。

望着他那远去的身影我默默地祈祷，衷心祝福这位慈祥的百岁老人开心生活，天天快乐。